



红色档案

延安时期 文献档案 汇编

HONGSE DANGAN
YANANSHIQI
WENXIANDANGAN
HUIBIAN

鲁迅研究丛刊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研究丛刊 / 《红色档案——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》编委会编纂. —影印本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3

(红色档案——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)

ISBN 978-7-224-10915-3

I. ①鲁… II. ①红… III. ①鲁迅研究 - 文献 - 汇编
IV. ①I21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4283号



《红色档案——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》

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薛保勤

副 主 任：陈怀刚 王建明 辛拴明 惠西平 宋亚萍

主 编：朱鸿召

执行主编：宋亚萍

副 主 编：姚文琦 罗平汉 梁星亮 李乃斌 赵万吉

编 委：王 继 杨忠虎 李忠全 孙国林 曹桂芳

陈晓东 陈红彦 雷 波 贺治博 刘景巍

张孔明

工作委员会

主 任：惠西平

副 主 任：宋亚萍

委 员：雷 波 贺治博 刘景巍 张孔明

梁彩虹 王亚嘉 石继宏 管中湫

参编单位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

陕西省档案馆

编者的话

《红色档案——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》是一部全面展示延安历史风貌与革命风采的大型丛书。但凡目前能收集到的延安时期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的珍贵文献档案史料俱囊括其中而予以精心整理、汇编，内容包括延安时期出版的期刊、图书，以及个人日记、笔记、单位档案材料等，以期为中共党史研究、延安时期历史研究和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研究，提供奠基性的资料。为了展现资料的历史原貌，我们采取了现代化影印技术，以体现其内在的历史价值。

该丛书首批推出60卷，主要收集整理延安时期出版的期刊、图书，陕甘宁边区政府、参议会文件以及鲁艺的档案等，其他方面的档案资料也将按计划陆续推出。

该丛书为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重点图书，并得到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，在此，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！

本书编委会

2011年11月

目錄

前記	……… (一)
----	---------

思想

魯迅先生早期對於哲學的貢獻	……… 艾思奇 (二)
中國和中國人的鏡子	……… 何幹之 (三三)

創作

魯迅創作的道路	……… 魏東明 (七二)
辛亥的女兒	……… 須旅 (七六)
一齣悲壯劇	……… 須旅 (九四)

行 傳

時代——魯迅——時代……………蕭軍（一一六）

學 術

魯迅與國故……………金燦然（一三八）

魯迅語言理論的初步研究……………正義（一四九）

魯迅的美術活動……………胡蠻（一八四）

附 錄

魯迅先生逝世四週年延安各界紀念大會宣言……………（二〇〇）

延安魯迅研究會成立經過……………蕭軍（二〇三）

延安魯迅研究會啟事……………（二一四）

思想

魯迅先生早期對於哲學的貢獻

艾思奇

一 時代環境

設想我們是處在魯迅先生早期生活的時代，處在清末的中國，對於中國民族的前途，我們常要感到更多的危機和苦惱吧。情形雖然不似今天，沒有一個公然要來全部吞滅我們國家的民族敵人，然而事實上周圍已站滿了貪饒的虎狼，土地已慢慢被蠶食，政治主權與經濟命脈，漸漸地已轉移到帝國主義者的掌握裏，慢性的，肺癆病似的滅亡的危險，不停止地侵潤着民族的機體。而就中國民族的本身來說，又是一個腐木似的衰朽了的古國。暮氣沉沉，內部是一片蕭條景象，如『入於秋肅，勾萌絕朕，枯槁在前。』（摩羅詩力說）本身已是處在死亡的境地前面，而又頑固自大，疾視改革，不求進步；『見善而不思式』，加上外來侵略，自然就毫無抵抗能力了。『有新國林起於西，殊異之方術來問，一施歐佛，

塊然踽踽。』(『文化偏至論』) 處在這樣意味晦暗的時代環境裏，一個有覺悟、有熱情的戰士，會怎樣陷於孤立，怎樣感到寂寞啊。看得見的敵人表面上似乎並不如今天這麼強大，這廝殘暴，民族發展的路途上，似乎也沒有積着今天這樣巨大的困難與深刻的苦痛，然而也不如今天這樣可以看見全民族的奮起，可以看見光明，可以有充分的勝利信心。具有共同覺悟，共同認識，共同決心的戰友是那麼稀少，以至於可以說完全無有，光明僅僅是主觀的希望，勝利的把握是非常微弱，而且有時甚至於似乎只有絕望，而如果不肯投降，就不能不在絕望的境地裏也要繼續戰鬥下去。這又是多麼艱苦卓越的戰鬥啊！

魯迅先生早期的生活，就是在這樣一種情境裏渡過來的。這樣的處境佔據了他一二十年的生命，他是不妥協的，他不能不在這樣長的時期裏進行那寂寞的戰鬥。寂寞而無所安慰，會給他很大的痛苦，實在忍受不住了，他曾嘗試過用沉默來抵抗，然而沉默是無濟於事的，而且戰士的本能也決不甘於沉默，他終於繼續戰鬥下去，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以後，才在他的戰鬥生活上劃了一個新的時期。

能說魯迅先生在早期生活中，完全沒有看見過中國民族任何上進的努力麼？自從鴉片戰爭開始，中國不斷地遭受外敵的侵凌，到清末已經過了六十幾年，在這樣長的期間，能說中國人民始終是靡靡無知，任人宰割而毫不反抗麼？不錯，中國曾經不斷的動彈過，魯迅先生也曾看見中國民族怎樣動了動靜，曾

曾看見廣大的農民起義如太平天國運動，曾曾看見上層的改良運動如曾、李的『洋務運動』以及康梁的戊戌政變。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動彈而已，只是昏睡中的幾次沉悶的呻吟而已，它的作用，只在於排除一定時候的外來刺激的煩擾，結果是使睡眠仍舊繼續下去，並不會使中國民族自覺地清醒地站立起來。農民起義是沒有方向的，它只暫時實現了原始的民主主義而無力創造新的更高級的中國社會，上層的改良運動是在於修補和保持異民族統治的舊封建關係，而且就是這改良的希望，也在舊封建建築物的重壓下而被粉碎了。這一切運動，都不曾打破了中國社會的黑暗愚昧，都不曾警醒了中華民族的長期睡夢。

先覺的戰士，是善於反省歷史的教訓的。魯迅先生批評了當時許多人的所謂圖謀中國富強的主張。這些人們或者提倡『興業振兵』，或者希望『立憲國會』，在魯迅先生看來，這一切驚驚嚷嚷的主張，都只是『抱枝拾葉』的辦法，並不是根本的計謀。事實上單純以『興業振兵』為目的的洋務運動，在中日戰爭的試鍊中已招來了慘敗的結果，『立憲國會』在戊戌政變中只是極短期的幻夢。『有源者日長，逐末者仍立撥』，捨本逐末的辦法，終究不能立足。爲要使中國民族從衰老黑暗的境地起脫而入於新生的光明，什麼是最根本的計謀呢？這是魯迅先生曾經努力求索解決的問題。

問題是在於中國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和半封建的長期黑暗的方面，反映在當時

一般求改革的「志士」們的身上，這些人們以努力改革鳴名，而實際上是最善於與封建勢力妥協，最易於和舊社會同化的。這些人們在魯迅先生眼中所呈現的面貌是：「志行汙下，將藉新文明之名，以大遂其私慾者乎。」（「文化偏至論」）他們並不真心堅決地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遠大目的，卻在於「假力圖富強之名，博志士之譽；即有不幸，宗社爲墟，而廣有金資，大能溫飽，即使怙恃既失，或被虐殺如猶太遺黎，然善自退藏，或不至於身受；縱大禍垂及矣，而倖免者非無人，其人又適爲己，則能得溫飽又如故也。」「是故今之所謂職時之彥，爲按其膏，則多數常爲盲子，實赤晷以爲玄珠，少數乃爲巨奸，垂微餌以冀鯨鯢。」或者是昏聩愚昧，沒有任何高尚的理想，或者是狡猾自私的庸俗的物質主義者，這就是當時大多數的謀國志士們的面貌，在外表上是革新的，在內底裏却是腐朽的。然而在當時已經算是前進的營壘的人物了，這樣的一些人物構成所謂前進的營壘，那不要說領導全民族的廣大的革命運動，就是「抱枝拾葉」的改良工作，也不會真的能夠做得成功的。

魯迅先生看見了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這些徵候，他根據這些徵候下了診斷，認爲根本的病症，是在於國民性的愚弱，在於民族精神的腐朽。因此，要求根治這民族的病症，挽救中國的危亡，「第一要著，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。」（「吶喊」序）人的精神根本改造了，其他一切枝葉問題，就自然解決。「人既發

揚蹈蹈矣，則鄰國亦以興之。」（「文化偏至論」）

我們不能以現在的立場來責成魯迅先生，說他不能給中國社會作一個唯物史觀的診斷，而却以精神的原因作為歷史發展的基礎。當時的歷史條件，只容許他作這樣的診斷而且要達到這樣的診斷，在當時已經需要魯迅先生這樣有天才卓識的人的努力了。並且精神的治療也不是沒有一定的效果，一經診斷之後，治療的努力也就開始，魯迅先生親自將這歷史的任務擔當起來，他拋棄了醫學，開始從事於他認為「善於改變精神」的文學工作，他要在文藝中注入民族的「先覺之聲」，「把中國人民從睡夢中喚醒過來。」『有作溫煦之音，撥吾人出於荒寒者乎』。在魯迅先生早期的寫作活動中，是遭遇到極大的困難和打擊的。庸俗的周圍羣衆誰也不能理解魯迅先生的創意。並不是魯迅先生不能夠「振臂」呼，應者羣衆。而是由於他的提議是超出在時代的前面，沒有立刻能號召起廣大羣衆來的條件，「新生」出版計劃的失敗，使魯迅先生第一次感到了空前的無聊。然而，撥中國出於荒寒的「溫煦之音」，也就此從魯迅先生的作品裏發露出來了。雖然是帶着寂寞情調的苦味的呼聲，却也正是中國民族的「先覺之聲」，正是在中國的新時代歷史上影響最爲深遠的號角。就如「華伊斯基」的吹角一般：「起自微聲，以至洪響，自榆度榆，自樞至樞，漸乃如千萬角聲，合於一角。」（「原維詩力」）魯迅先生的改造的呼聲，也是由孤寂的微聲，漸漸地激起了千千萬萬的回音，匯

合而成巨雷般的全民族自覺的音響的洪流，一直到今天，還不斷地在湧現着愈更壯大的浪濤。

一切進步的思想，都是一定時代人類革命鬥爭的產物，魯迅先生是在革命的鬥爭中，創造着他的反映時代新精神的思想系統。魯迅先生不是一個簡單的文藝家，而是一個偉大的啓蒙的革命戰士，文藝只是他的戰鬥武器。或者說，文藝是他的戰鬥的主要武器，通過文藝，他向中國人民傳播他在政治上、歷史上、哲學上、文藝上等等方面的革命的觀點，傳播着他的改造民族精神，改造中國文化 and 社會意識的新思想。他的思想，不是銜學研究的結果，不是純理論的空談，而是充滿着深厚的，對於民族，對於自由解放的熱愛，而是把拯救中國民族的危亡作為實踐任務，作為理論推理的出發點，作為對事物的考驗的標準和評價的前提。魯迅先生的思想言論的每一個細胞裏，都充滿着這一種民族所要求的原形質，這不是主觀主義的要求，而是客觀真理的反映。因為中國的進步運動，乃是合乎客觀歷史規律的運動，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革命要求，乃是社會物質發展本身的要求，所以，魯迅先生的思想言論，不僅僅是充滿了革命的熱情和理想，而且揭露了許多歷史的真理，而這些真理，就是中華民族新精神的思想基礎。

魯迅先生的哲學思想，也是與他的革命精神分不開的。他的哲學思想，是一個戰鬥的啓蒙主義者的世界觀，是他的鬥爭生活和他的全部思想系統中一個

8

不可分的關係，因此我們不能不用相當多的字數，在前面對他的時代環境和思想行動作了一個簡略的說明，然後再進入現在所要討論的本題。

二 辯證法

中國民族的危難，是在對外接觸的失敗中表現出來的。以前閉關獨守，自尊自大，以爲是世界主唯一最強大最文明的古國，一旦和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接觸，却暴露了自己的愚弱無能。萬里長城被洋槍洋砲轟破了，幾次的血的教訓之後，才知道世界士還有更文明更強大的國家的存在，才認識在這些強國包圍之下本身的危險。『震於他國之強大，慄然自危』。才知道舊的中國必須改革，否則就會『抱殘守闕，以底於滅亡』。怎樣的改革呢？從老朽的中國本身，要找出改革的條路，是不容易的，最便捷的方法，就是向強大的外國學習；學習其所以強大之道，作爲自己改革的指南。西方的學術，於是就成爲改革者一時風從的規範。『近世人士，稍稍耳新學之語……豁然思變，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，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。捨棄舊物，惟恐不力，曰將以革前繆而圖富強也。』在這中間，只重表面的摹倣而忽視實際的應用，固然是一般的通病，『振兵興業』之說是摹倣西

古的方術，然而是一「借歐戰當時之變而求得其真諦」。（『文化偏至論』）國人的思想，原是採取西方的制度，然而是一「抱枝拾葉」，不能作根本的改革。雖然如此，西方學術的影響，並不因此就減少了它的重大意義。要求從根本改造民族，魯迅先生，也會對於西方的學術從事於各方面的廣泛的研究，而且他的研究中國的藥方，也是依據這些研究的結果開出來的。

『欲揚宗邦之異大，首在審己，亦必知人。比較既周，爰生自覺，自覺之聲發，無響不中于人心，清晰昭著，不同凡響！』故曰國民精神之發揚，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。（『摩羅詩力說』）爲着要使中國民族發出自覺之聲，魯迅先生自己努力獲取了廣博的『世界識見』。他不是如『輕才小慧』之徒，只從一枝一葉上妄舉做西方的方術，而是從西歐的政治、歷史、科學、文藝等等全面的研究中引出自己的結論，他也不是對西方方術的單純的摹倣，而是『首在審己』，依據他所看到的中國民族的病狀而採取對症的藥方。魯迅先生遺留給我們的僅少的論文，告訴我們他的思想是包含着多麼豐富的歷史和文化知識的綜合——當我們分析他的初期哲學思想的時候，我們必須記住，這一個世界觀，是以相當深遠廣博的知識做基礎的。

近代哲學的發展，常常是一定的科學的重要發現作爲思想上的依據。恩格斯曾說科學上每一次的新發現，都使唯物論表現出新的形態。西洋的科學知識，在

魯迅先生早期生活中的中國，已經在知識份子中間相當傳播了。尤其是進化論的學說，在當時前進的知識份子中間，有着很大的影響。嚴復的『天演論』的譯本，魯迅先生在出國以前就已經讀到了的，進化論的影響之大，不僅因為它在世界範圍上也才是不久以前的震動一切的發見，而且在中國來說，也由於民族的災難的刺激。『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』，中國的民族，在世界上似乎已經成了不適者，將要走到被淘汰的末路上了！這樣的推論，對於當時中國進步的知識份子，無疑地引起了很大的激動，提高了他們的警惕心，加強了他們改革的意志；在社會科學尚未傳入中國的當時，進化論就成了革命戰士的基本的思想武器，就成為開展民族自覺意識的思想上的源泉了。魯迅先生和當時一般革命戰士一樣，接受了進化論的思想，而這思想就成為他的哲學世界觀的科學基礎。魯迅先生在這一個基礎之上建立了他的思想體系，從這思想基礎上引伸出他們的哲學世界觀，他的思想方法和理論觀點。

從進化論的源泉裏，魯迅先生所引導出來的哲學思想的洪流是什麼呢？

從思想方法來說，魯迅先生依據進化論的學說，首先為中國民族提出了發展的歷史的觀點。進化論在全世界人類思想史上的革命意義，就是在生物學的領域內最後打破了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堡壘。人類並非從來就是萬物之靈，而是生物進化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結果。這觀點推廣到社會的領域上來，自然就成為社會

變革的理論根據。自然界，生物界既然是進化發展的，低級的種類既然是低物質的規律可以發展成高級的種族，那麼，人類社會也自然是可以進化發展的，自然可以由舊的社會改變而為新的社會。又，在自然界的生存競爭中能夠爭取生存地位的，既然必須是有一定高度的適應能力的有機體，那麼，在社會鬥爭中要能爭取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存地位，也就必須要發展、變革，成為適於生存的新的民族國家，這是很自然的邏輯。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前，這一套由進化論引伸出來的邏輯，必然是要求革命者對於保守者進行思想進攻時的最銳利的法寶。封建社會的反動的人們否認人類社會的進步，把自己的祖先崇奉為至高無上的神聖，以此來證明古人的制度的必須永久守護，而痛惡『人心不古』，進化論者却認為人類的子孫必須比祖先更進步，必須不斷地革新，才能夠適應新的生存環境。反動的人們以誇大自己的祖先為光榮，而以暴露祖先的落後性為恥，他們譏笑進化論者，因為進化論者把猿猴當做自己的祖先；進化論者却把這譏刺回敬給反對者，因為反對者的譏刺正證明他的愚頑和不長進，因為人類能超過自己的祖先並不是恥辱，而正是光榮。『中國邇日，進化之語幾成常言，喜新者憑以麗其辭，而篤故者則病脣人類於獼猴，輒沮遏以全力！』抱殘守闕之輩，耳新聲而疾走！雖然，人類進化之說，實未嘗實靈長也，自卑而高，日進無既，斯益見人類之能，超乎羣動，系統何昉，寧足恥乎。』（『人之歷史』）由此可見，